

評述學行爵天蘇儒元

孫克寬

第一前言

宋元學案於蒙元北方諸儒事蹟、學術，每苦敘次過簡，未能盡明其處境，如蘇天爵氏，即其一也。蘇氏名在靜修學案，熙熙(默庵)門人之列，僅節敘生平與李士學、楊俊民並列，其學術行誼，皆無所發明。其文曰(卷九十一)

蘇天爵字伯脩，真定人。累官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終於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前輩凋謝，先生獨自任一代文獻之寄。常集一代之文，選成元文類一書，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

簡略已甚，幾不知何故能列入道學門牆。張壽鏞刊清人四明王梓材、馮雲濠、兩君輯宋元學案補，於蘇氏事蹟，始稍補輯。(註一)於蘇氏之先世，本身之事蹟，暨講學之言論，皆據元史及元人文集抄撮成之。此則生當元史學大興之際，觀感不同，取材較易，而蘇氏之行誼始彰。余於舊撰元初儒學曾讀蘇氏之傳即心儀之。去年冬季，始獲蘇氏文集滋溪文稟諷讀，發覺其文章樸茂，造詣平實。非獨元末諸儒之佼佼，在道學傳中亦本末兼賅之人物也。

(註一) 民國張壽鏞刻宋元學案補遺靜修學案補「蘇氏先緒」，列有領稅蘇威如先生榮祖，郎中蘇先生志道，蘇氏之父祖也。安氏門人附參政蘇滋溪先生天爵，按語及附錄，錄其生平著作，本文錄其讀詩疑問。

元代學術，南北風氣、規模、均有不同，而真正表現此一時期之特色，實在北方之學。蓋蒙古以草原氏族聯盟之鐵騎進入中原，所過之處，城郭爲墟，生民幾滅，遑論文化，更遑論于儒學。幸耶律楚材以亡遼貴胄，材藝上動大汗，開儒生在汗庭顧問之途。(註二)邱處機以神仙方技，神道設教，抑止殘暴之屠殺，招納俘係，儒生得以託庇其間，稍存文獻。太宗繼統，耶律入相，藉理財而荐用儒生，請科試而保全儒戶。中原士夫，翕然歸之。亡金之後，元好問北來，爲燕趙漢軍將帥所重，因而宏獎風流，育才興學，指授後進從事詩文，而禮樂文章，稍收拾於兵戈塗炭之際。(註三)此北方儒學草昧初興之狀態也。

(註二)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及長博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重其言處之左右……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宋子貞元故領中書省耶律公神道碑，亦載西征卜筮歷法之事，文收於元文類卷五七。

(註三) 拙著元初儒學之淵源二儒學接觸時期(二)後期記述元氏北渡對漢軍之影響，又同書東平興學考。專記元氏對嚴實父子之影響。姚從吾教授新著「金元之際元好問對於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一文發揮尤詳，可以參看。

洎乎金亡之後，與宋接壤，端平壞盟，鐵騎南侵。德安一役，姚樞獲趙復北來，而後

南宋性理之學，濂洛關閩之書，始入北方（註四）。而一代大儒許衡以儒術起家，姚樞爲之輔翼（註五），北方儒學始盛。與金源遺士文章制科之學，抗衡並進，（註六）終開中統至元儒治先河。此北方儒學初盛之期也。

（註四）姚燧牧庵集序江漢先生死生：「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先公（姚樞）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趙復）……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明之，游其門者將百人。」此文亦收元文類三十四卷又姚氏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元文類卷文十「擢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拙著元初儒學江漢學派的建立，畧敘其事。

（註五）許魯齋集附錄元歐陽玄魏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所至學者翕然歸……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召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前引姚文獻公神道碑：「自版小學書語孟……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遂造蘇門，錄是數書以歸……則魏國公田弱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

（註六）金源遺士，以元好問爲首。如王磐、王鶚、孟攀麟徒單公履等皆金科甲。元氏頗不懽理學，爲文譏之，見集中東平府興學記。拙作元初儒學會引之。姚燧牧庵集董文忠公神道碑會記侍讀徒單公履欲行貢舉，許姚諸人與之廷辨，董助之曰「而俗儒守亡國之習，求售已能」可見北學中文士與儒生之對抗。

自斯厥後，世祖徵聘儒生，在潛邸有邢州之治，而劉秉忠實爲用儒之樞紐。（註七）迨及中統建元，大用漢法。至元改號，安童作相，許衡輔之。（註八）立學校之基，（註九）行監察之制，（註十）化及蒙古色目之士，悉爲儒臣。北方之儒學遂定於一尊，此儒學鼎盛之時期也。儒學之外，北方文學，亦復極盛。元遺山爲一代宗工，北渡後游食多在保定、真定、張史兩大漢軍防區之內。故河朔文風勃然，名家颯起，真定尤爲文化中心。蘇天爵生於真定故家，慨然以文獻自任。而又漸漬南來袁虞諸儒，（註十一）兢兢以倡導理學爲職志。絀繹集中文章，於鋪陳制度，表章聖哲之餘，即於義理之學三致意焉。

（註七）元史世祖本紀及劉秉忠傳。

（註八）元史安童傳（卷一二六）：二年……冬十月召許衡至，傳旨令衡入省議事……三年帝諭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輔導之……」許衡傳（卷一五八）「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又許魯齋集對御條（卷二）亦云「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謹輔導之。」安童相業，元人艷稱，其實能用許衡張文謙諸老儒一樹立漢法規模而已。

（註九）許衡本傳：「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學校之制，大都衡所建立。虞集送李擴序（道園學古錄，元文類收於卷三十五）云：「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滋溪文中，亦屢言此事。又見元史百官志國子監條。

（註十）陶宗儀輟耕錄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又虞集御史臺記（元文類卷三十）「昔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元史張雄飛傳（卷一六三）「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雄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爲天子耳目……』帝曰『善』，乃立御史臺」。

（註十一）滋溪文彙有袁文清公墓誌銘，虞爲蘇氏先世作文，多道及天爵。道園學古錄卷一有賦蘇伯修滋溪書堂，五古卷三有送蘇伯修御史七律詩，卷六安敬仲先生文集序稱蘇氏爲其門人。

第二 蘇氏家世出處與著作

蘇天爵傳在元史卷一八三，柯氏新元史蘇傳在二一一卷，兩傳所敘事蹟，大體相同。然柯史於蘇氏文獻之學無所發明。清初顧嗣立元詩選三集庚，採錄其詩，篇幅甚少，小序所述家世處，多據本傳，惟於學術，則頗加揚擢，殆據集中詩文可見者考之^(註十二)，頗足以見天爵之本原也。茲就蘇氏家世，時代環境，事功表現各方面述之。

(一) 家世

蘇氏父名志道，祖名榮祖，皆以吏進而學道愛人，有儒者之風。王氏宋元學案補遺靜修學案，列諸安氏（默庵）講友之列。其「領稅蘇威如先生榮祖」條即據鄧文原巴西集蘇府君墓表，巴西集，余未得睹，此文見元文類卷五五據謂：

「蘇榮祖字顯之，真定人……事大父孝，早嗜學……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先生得書必手鈔……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蹟。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貴適用也』。里閭之昏姻喪葬者每從之問禮。先生援古訓式鏤解銖分，不爲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歿……先生子志道。」

準此所述，「學貴適用」一語，實爲當時北方儒風所共宗。天爵之學，以文獻，經世爲用，而所爲時人碑志，當競競於宗法之禮，殆其家學所自出也。歐陽玄曾爲蘇氏兩代象贊榮祖象

贊曰：元文類
卷十八

英英紫芝，皎皎素絲，冥搜遠討，默識近思，子雲精深，季海孝友，德人之容，君子之守。」

曰「精深」，是知其邃於易數；曰「孝友」，則行己之大端。天爵之行已報國，皆可謂無忝先德矣。

(註十二) 元詩選蘇詩序云：「伯修多知遼金故事，爲文長於序事，而詩尤得古法。又云：晚歲復以釋經爲已任，學者因所居稱爲滋溪先生。於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伯脩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故自成均諸生，以至層官輪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策之於簡冊。國子助教陳旅，稱其『學博而識』，非虛言也。」

天爵之父志道，爲一幹練之能吏，其事蹟見於虞集所撰「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志銘。」元文類收其事料之文有數篇，道園所撰墓碑最詳。文中盛道其爲和寧行省左右司郎中之政績。余向著元代之和林文，曾擬取之。^(註十三)茲不再引，而錄其論志道者曰：

「……然和寧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閱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版，無以紀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若蘇公者其可以吏起家少之哉！」

此文敘志道之學行曰：

「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宣者。坐曹歸，園門不通問謂。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多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

歐陽玄亦爲志道象作贊曰 元文類
卷十八

「……職是正直，弗究厥施，居家嗃嗃，在國諤諤……業以謹言，屢忤權相，晚著惠愛，足食邊饌。剛者必仁，仁必有後，宜爾有子，簡自造秀……」

曰「嗃嗃」，見其居家之嚴，曰「諤諤」見其立朝之直。天爵之吏事精能，敢言直諫，真蘇氏之肖子也。

(註十三) 元文類所收蘇氏先世資料有：鄧文原蘇府君墓表，虞集哀桷送蘇子寧北行詩並序，馬祖常郎中蘇公哀挽詩，宋本題蘇氏家藏雜帖，柳貫題郎中蘇公墓志銘後，及本文所引虞氏蘇郎中墓志暨歐陽氏兩象贊。此外道園學古錄卷五有送蘇子寧北行詩序，及卷四之蘇君真象贊，清容居士集卷二有送蘇子寧和林郎中詩二首，又送蘇子寧北行詩二首，皆足考見其生平，其爲人儒雅學道從可知也。

(二) 時代環境

蒙古入主中原，惟世祖忽必烈時代，以用儒而內政稍修。元貞大德，守成謹飭，民生稍裕(註十四)。而一傳之後宮廷變起(註十五)武宗海山汗，兄終弟及，更肇亂源(註十六)。母后肆虐於闔，惟賊臣跋扈於朝列(註十七)，英宗被弑，秦定入繼，而身死之後，託付非人，致有懷王與上都之內戰(註十八)。儒治僅資粉飾，強臣專擅，荒淫執法(註十九)，至元成憲，幾爲蕩然！此正蘇天爵入仕之時。其時儒臣祇奉文字，苟全性命，有建樹之名臣絕少。(註二十)故周旋期會之間，祇以蒐輯舊聞，網羅散佚(註二一)備位朝列，鞅掌簿書，殊不足以言際會。

順帝妥愷帖睦爾汗，入承大統，元統建元雖有意於振作，而權姦登進(註二二)，政如置弈，內行不修，(註二三)朝綱大壞。天爵於此時廁身臺鼎，進獻嘉謨，出蒞名邦，平反刑獄。終以儒臣勢弱，無力迴天，而金隄一潰，大亂形成，亦終以身殉職矣。

天爵在元，其身分爲儒學之臣。顧自延祐開科，至順用儒，南學北來，詞華稍勝之後，北庭獷悍之風，已遠非漢人文學之士所可支拒。加以漢軍張董二氏門閥式微，能爲儒生張目者，盈庭殆無其人。順帝至元間，伯顏據位，竟廢科舉，並告朔之餼羊，亦幾不存。故儒生爲於至元元貞間易，而爲於中葉以後者難。北方儒學，竟成寥落，南土逸民，多甘肥遯；黎民輾轉呻吟於色目貴種，與同惡吏胥之暴政下，安得不挺而走險？所以蒙元以世莫與京之國力，而傳祚短促如此，用漢法而不終，躋儒政生於駟儉，實厲之階。雖有儒雅忠誠如蘇氏者，亦莫如之何也已。此則論次滋溪之時代環境，不禁愾然長嘆也！

(註十四) 滋溪文稿卷十四，張文季墓碑銘：「當大德民庶晏然，年穀豐衍，朝野中外，號稱治平。」案成宗元貞大德間，任相完澤，本傳(元末卷一三〇)稱「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頒賜百姓，當時以賢相稱之」。又稱其「能處之以安靜，不急於功利，故吏民守職樂業。」則此文所謂「民生豐衍」，正大德間完澤相業也。

(註十五) 元史成宗本紀：「其末年連歲疫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壘……」武宗本紀：「先是成宗違豫日久，政出中宮，命仁宗與皇太后出居……懷州，安西王阿難答與諸王明里鐵木兒…等潛謀推成宗皇后伯要眞氏稱制……」又后妃傳(元史卷一〇四)「卜魯罕皇后伯岳吾氏…元貞初立爲皇后……大德十年，后嘗謀貶順宗妃答吉與其子仁宗在懷州。明年成宗崩……后乃取安西王阿難答失里來京師謀立之」。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武仁授受之際」曾紀此時宮廷之政爭。

(註十六) 清孔廣森氏元武宗論(清朝驕體正宗卷八)云「國之將亡，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亂之既生，非一朝一夕之故……職此之咎，武宗基之」謂其不傳子而傳弟，啓仁宗之背盟，以致內難疊興也。

- (註十七)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晋邸之立」節,張溥論曰「然推尋禍本,不能不咎太皇太后也。…優游三朝……乃東朝既正,淫恣無忌;內則黑驢母亦烈失八用事,外則幸臣失烈門,紐鄰及時宰鐵木迭兒,相率爲奸。」又同書卷十九鐵木迭兒節,節取元史紀傳其恃勢貪虐諸惡。仁宗崩後鐵木迭兒擅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天下冤之。虞集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歷紀鐵木迭兒慘殺蕭楊經過,謂其「恃勢貪虐,凶穢滋甚,中外切齒」。
- (註十八) 英宗剛明,鐵木迭兒之黨鐵失弑帝於南坡。泰定帝也孫鐵木兒,晋王甘麻刺長子被迎立。泰定逝世前,已立太子。而武宗舊臣燕鐵木兒,排衆迎文宗(時爲懷王)圖帖睦爾,泰定之相倒刺沙,亦奉遣嗣阿速吉八於上都,遂起內戰。燕帖木爾善戰終摧毀上都之軍,事見之史明宗,文宗兩本紀。元史紀事本末(卷廿二)三帝之立節彙紀之。
- (註十九) 元史燕鐵木兒傳(卷一三八)「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尙宗室之女四十人……荒淫日甚,禮瀆瀆血而薨。」又云「至順元年……帝(文宗)又以屢頒寵數,未足以報大勳,下詔命獨爲丞相。」元文類卷二六收有虞集撰句容即王世績碑,即奉敕所撰,舖陳揄揚,殆無以加。
- (註二十) 文宗至順年間開奎章閣,修經世大典,儒臣虞集、馬祖常等,侍帝左右,但甚少參預大政。文宗入都即執參知政事王士熙,參議中書省事吳秉道太子詹事王桓等皆下之獄,以其黨於泰定帝也。據元史宰相年表,終文宗之世,無漢人儒臣入中書者。順帝元統至元間只有王結、許有壬、傅巖起參知政事,直至至正間,始見韓元善,呂思誠,董守簡之流,惟許有壬稍表著而爲伯顏所摧辱。
- (註廿一) 元朝名夫事略歐陽玄序稱天爵「博取中朝鉅公文集日抄之」王理序亦如此。
- (註廿二) 元史順帝本紀云: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近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應功;若躬自聽斷,則必負惡名」。帝信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無所專焉。初任伯顏爲太師,燕帖木兒子唐其勢爲右相,唐其勢謀逆,伯顏殺之,遂專任。元史伯顏本傳(卷一三八)稱其「自誅唐其勢後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姦謀」。後賴其侄脫脫誅之。脫脫親賢勤政,頗有賢名,又爲姦人哈麻等譖死,每一易相,嘗更制度,如科舉之旋廢旋復是也。脫脫事見馬札兒台傳(卷一三八)
- (註廿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二三「脫脫之貶」記哈麻誘帝敗德之事云「初哈麻嘗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撲兒法,演撲兒,華言大喜樂也。……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樂是尙……」

(三) 事功表現

蘇氏少年從宦,終身服官,本傳於其事功表現備致贊揚,茲就同時人之品題,與集中文章記載,可得兩點:一爲居外官時之平反冤獄,時時留意獄訟,因之對居官廉平惠愛者,多爲文以表彰之。其二爲立朝直言獻替,風骨稜稜。至於隨時隨地以興學者荐賢,闡幽表微爲職志,猶其餘事也。本傳云:

「至順元年……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於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

此段之下,即歷敘所平反之冤獄情形(註二十四),而斷之曰:「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此事有同時人黃君所撰之「蘇伯脩御史斷獄記。明劉基誠意伯文集(四部叢刊本)卷七收有劉氏跋此書之文曰:

「……及觀國子博士黃君所敘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君子之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擿豪右

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無冤死耶？無蘇公而已矣。」

劉氏在元末，才略動一時而又高亢厲名節，其爲文自非妄語。可見蘇氏之惠政在民久而弗忘也。元承金制，以吏材課士。居官長者，多爲蒙古色目貴種，其人類粗獷不文，吏易爲奸。於江南歸附之地，尤刻剝以爲政，民多冤獄，亦固其宜。故蘇氏之文，遇有良吏善治獄訟者，悉加采輯。如韓冲碑，紀其治中使被殺之獄，及富民嗣產之訟（註二十五），韓中碑紀其用刑之平恕（註二十六）。董守簡碑，亦紀其官汴梁日聽決之精明（註二十七），謝端碑亦然（註二十八），乃至文學家宋褫墓志，亦紀其僉山南廉訪司治獄之矜慎（註二十九）。凡此皆可微見其意。故其在元統時建言獄訟五事，其一曰：

「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攘奪，理宜禁治。切見各處人民或稱窩藏盜賊，或言收寄賒物……凡一切刑獄等事，有司公吏巡捕人等，往往因其捕獲，乘隙肆爲搶奪。所犯罪有輕重，家資爲之一空……其家因爲得罪，益亦不敢陳，有司亦不受理。江淮之南，此風尤甚。」

其他各節，皆以獄囚久繁，冤滯誣枉爲言。足可知當時獄訟之弊，而天爵兢兢於此，可謂賢矣。

（註廿四）本傳敘在湖北巡視獄訟事云：「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篋治文書無倦。」傳又舉平反江陵民雷乙殺害其舅父甲之子之獄，又常德民虐甲墜水死，同傭莫乙汪丙誣繫，竟以疑獄不明，釋之使出。

（註廿五）元故奉元路總管致仕工部尙書韓公神道碑銘（文集卷十二）紀其治獄之事有①六盤居民家奴殺其幼子之獄。②驛吏殺中使竟伏罪。③臨洮富民孕妾妬賣，後富民死，有冒稱遺孫來哭，卒求得其妾與子。

（註廿六）元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贈集賢直學士韓公神道碑銘（同卷）：「公在憲府及佐行省，用刑悉本哀矜……公每偕五府錄囚，必再三詳讞……及其治有罪者，亦未嘗寬假也。」

（註廿七）董忠肅公墓志銘：「公聽決益精明，民以爲神。」碑又稱「他州刑獄田宅婚嫁之訟久不決者，憲府屢屬公治之。」舉其事例①齊人樂某賄獄卒殺嫂，終伏其罪。②宛丘惡少被殺，冤繫族人，亦獲正凶。

（註廿八）文安謝公神道碑銘（卷十三）所紀有①田元貴據人妻，杖而遣之。②盜殺賈人被鞠吐實。謂部使者聞其名，或他州訟獄不能決者，亦檄可治之。」

（註廿九）文清宋公墓誌銘：「出簽山南廉訪司事，峽州房陵屬邑在萬山中，公不憚崎嶇，雖盛暑冒霧露毒，皆身歷之，唯以洗冤澤物爲心。」歷舉所治宣城，安陸，應山各獄。曰「嗚呼世以儒者 關於事情，滯滯於時務，常鄙薄之。徒恃舞文法以肆苛刻，專逢迎以爲變通，孰有惻怛愛民如公者乎！」

其二蘇氏立朝之風骨，見於本傳：

「……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荐舉者百有九人。」

又，云：

「……陞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天爵知無不言，言无顧忌，夙夜謀畫鬚盡白。」

黃文獻公集（卷四）跋蘇御史奏稿曰：

「伯修三爲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凡四十五上；自聖躬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而有關乎大體，繫乎得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爲急。所劾五人者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名流；而與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

蘇氏在當時曾輯有「松廳章疏」一書，今既未見，文集所收章疏（卷二六）有經筵進講，乞褒贈李延平，請詳定朝儀班序，乞增廣國學生員，皆歷年討究之事。其建白時政五事，皆以愛民勤政，制定律令，爲政根本之圖。然而較世祖至元中，郝，許建議之規模，則廣狹迥不同矣。天爵有題松廳章疏後文曰：

「……其在察院凡四月耳；而又稽覈諸司吏牘，兼攝廟社祠享，故所言止此。嗚乎，居言責者，豈易爲哉！」

又其御史中丞魏忠肅公文集序 魏初諡忠肅 敘魏氏爲御史之風格曰：

「謂朝廷之禮，不可不肅；天下之法，不可不立；禮不肅則華夏無所瞻仰，法不立則臣民無所持平……其執法嚴重，務存大體，儼然人重而畏敬焉。」

魏氏之爲官如何不得知，即蘇氏之所述，則其居官志事。實在於此。

此外蘇氏集中，有正學編序，則其官陝西行臺時所刊刻，以倡明許衡之學者。有蕭欒墓誌，同恕文集序，則提倡關中理學之文。居南省則有諸廟學記，性理四書序，皆表彰南方道學，於以見其闡幽表微之功焉。（註三十）

（註卅十）①正學編序（卷三）曰「至正四年春，天爵奉宣西臺……命山長邢文初輯錄先生（許衡）褒封之制，奏府之書，及其哀誄之文，號正學編。」②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左諭德蕭公墓志銘：「至正甲午之春，天爵來官西台，訪求二老言行，將以爲師法焉。」③天爵有同恕文集序，見渠庵集。④性理四書序在文集卷六。

第三 蘇氏著作與學術

蘇氏學術大要，約可分三方面：（一）義理之學，（二）文獻之學，（三）文章之學。吾讀蘇氏傳記及本集，迺深惜其終身仕宦，用世日多而山林日少，故終不得以講學名也。蘇氏著作以元朝名臣事略，及元文類爲最著，一代典章人物，胥於是寄。其文集滋溪文稿，幸而能存。若詩稿則人間已難獲，碩嗣立編撰元詩，所存亦不足十首。故欲尋蘇氏學術之凡，捨滋溪文稿之外，殆無可論次。元史本傳稱其學術曰：

「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記載。嘗著國（元）朝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爲文長於敘事，平易溫存，成一家言……有詩藁七卷，文稿三十卷，……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有柯廳章號五卷，春風亭筆記，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藁云」。

清修四庫全書著錄蘇氏著作，如事略，文類滋溪文稿暨治世龜鑑等四種。文稿提要云：

「其詩藁元百家詩尙錄之，今未見」

至於本傳所稱其他著作，當時既未脫稿，後世自難蒐求。獨柯廳章號一種，治世龜鑑，提要（卷九三）稱其所採皆宋以前善政嘉言，其目凡六，是書刻於至正十二年有趙沅序，與文稿同時刊刻。吾疑文稿所收章疏，殆即松廳精華，不知本傳何以漏載。滋溪文稿刻於至正十二年（西一三五二），蘇氏即沒於至正十二年（西一三五二）與龜鑑皆可謂平生定稿，雖

謂蘇氏之書盡傳於世可也。

(一) 義理之學

論蘇氏之學，必首義理，蓋從其所志也。蘇氏學於安熙則私淑靜修劉氏（因），安氏行狀，劉氏墓碑，皆蘇氏所撰。而又推崇許魯齋氏，奉為一代儒學宗主，所為有關魯齋之文，發明心迹，論次勛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蒙元北方儒學，不出許劉兩支，而蘇氏皆宗之。而又師虞集，尊吳澄，頗贊陸金溪之學，殆游於南北儒學之間者，如此安得不以義理歸之。吾讀滋溪文稿，遇論次義理之學者，輒為記出，茲擇要錄之如次：

（甲）：正學編序（卷六）此敘道學之淵源曰：

「今稽是編，文正之為學也：精思苦學以求其未至，躬履篤踐，以行其所至。識儒先傳授之正，辨異端疑似是之非。……是學也伊洛洙泗之學也。自聖賢既沒，正學不傳，秦漢已降學亦多岐矣。或以記誦詞章，為問學之極致，或以清虛寂滅，為性理之精微。或以權謀功利，為致事之機要，是皆非學之正。此道之所以弗明，世之所以弗治也……。」

此文深探道學之源，所斥者，皆元代用儒以後所遇之阻力，故藉斯序以辨證之。

（乙）：靜修先生劉公墓表，（卷八）此文所論道學淵源尤為深切著明，如：

「天爵伏念自聖賢之學弗傳，禮義廉耻之風日泯，至宋伊洛大儒，克紹其能……有若靜修先生者焉……其學本諸周程，而於邵子觀物之書深有契焉。」

此文又曰：

「嗚乎！天之生賢也，豈無意乎？自義理之學不競，凡在有官，見利則動。有國家者欲圖安寧長久之計，必崇禮義廉耻之風。數求碩儒，不為奔競僥倖之習，則風俗淳而善類興，朝廷正而天下治！」

當順帝之世，正西域色目武吏權臣掌擅朝政，貪財好色，純然夷狄之風，漢禮儒風，蕩然掃地，故天爵語之沈痛如此。

（丙）：性理四書序：（卷六）

「蓋周衰聖學失傳，漢唐數百年豈無豪傑之士，以孔孟之言為學者歟？然而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明義理之精微，或有所未至也。宋興既久，周子出於春陵，河樞程子，關中張子相繼而起。其微言大義，傳諸學者。凡天地所以生成，日月之所以運行，川山之所以流峙，萬物之所以茂遂，鬼神之所以秘，人道之所以明，莫不原理以達於用……。」

此敘理學之淵源，亦頗深切著明，足知其平居精心討論也。蘇氏釋經之文甚少，祇讀詩疑問一篇，致問多在詩序，與風詩雅頌之編次。尤致疑於太師陳詩之說，於詩之正變亦有疑問。此文王梓材宋元學案補，已為抄入，不再贅述。文後跋稱：

「戊辰之冬，閱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偶有所疑，輒筆錄之，蓋將就有道而正焉。……」

則為一時札記所得而非有系統之著作也。

(二) 文獻之學

吾稱蘇氏史學為文獻之學者，以其畢生所留意者，皆在一朝典章，與人物傳記之蒐採。其最有名之著作，元朝文類，與元朝名臣事略，皆屬於資料之排比。於一代之史固有意乎撰作矣；而史館之日少，三史之修，未能躬預。所為遼金紀年之書，又未創藁。然而後世治元史者，苟無蘇氏所整理之文獻，則一代名人之行誼，更將殆益將無所取鑑矣。文集中碑志之

文，數量夥頤，四庫提要云：

集中碑版，幾至百有餘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闕略者，多可藉以考見。品題詢爲不誣。以予所見，其有關學制之文獻，如齊文懿公神道碑銘（卷九）記齊履謙在國子司業，立陞齋積分等法，使國子學生，得以應試入官。新樂縣璧里書院記，得見元制凡山林清曠之地，民間皆可興立齋舍。耶律文正公神道碑（卷七）記許衡所建之學制，教人爲學之次第。前衛新建三皇廟記，述元代創建醫學之制。而記述儒學淵源之文則尤數見不鮮。如前引靜修墓云：

「世祖皇帝，自居潛藩，收召諸儒，講求治道，及踐天位。姚公樞，許文正公衡，楊文獻公果，商文定公挺，皆列臺省，而憲章文物號盛治者，非偶然也又。」

四先生畫象記（卷二）

「昔者世祖皇帝，天縱神聖，……自居潛藩，徵詔儒宿……當是時材能智略之士若四公者，則有太保劉公秉忠，丞相史公天澤，平章廉公希憲，宋公子貞，右丞張公文謙，董公文炳，參政楊公果，賈公居貞，樞密董公文忠，趙公良弼，尙書劉公肅，李公昶，徐公世隆，內翰竇公默，王公鶚，董公文用，郝公經，太史楊公恭懿，王公恂，郭公守敬……」所舉諸公，幾已盡中統至元間儒臣之全貌矣。學制之外，則爲科舉。集中有陝西鄉貢士題名記（卷三）

「世祖皇帝建號紀元，制禮作樂，典章文物，於是乎略。屢詔臣下，訪求治經術，學孔孟之道者。至元十一年，乃命儒臣……某議貢舉條目，備具載於策書。……弗果行。成宗、武宗，屢以是形於詔旨。至於仁宗，念故老之日亡，歎人材之不足。於是遙遵祖式，損益舊制，開進士科，網羅賢俊，今三十餘年。……」

又燕南鄉貢士題名記（卷四）記仁宗皇慶間所定鄉試名顏曰：

「昔者皇慶之時，肇定鄉試之所：由兩都十一省，河山之東三宣慰司，及真定東平其十有七。其貢士之別，三年大比，度郡縣之遠近，驗戶版之多寡，及國士（蒙古）諸國士（色目）漢士，南士各十五，合三百人，拔其文字之尤者，取百人焉。」

述仁宗開科之制，連類及於後來文宗延祐開奎章閣親近儒生之盛。集中恭跋御書奎章閣記碑本曰：

「文宗皇帝……既踐帝位，海內思治。乃稽典禮，述文章，躬祠郊廟，增建官儀，黼黻治化，詠歌太平。萬幾多暇，命作奎章之閣。陳列圖書，怡心養神，敕文儒製閣記，親洒宸翰，鏤諸樂石。」

元代諸帝，皆昧於漢文。獨文宗圖帖睦爾，雍容儒雅，故延祐儒治，幾復元統之盛，據此文可以考之。

又蘇氏於世家故德之碑銘，常津津樂道其先世功伐軼事。如飛狐趙氏（璿）涑水趙氏（柔）之後昆，碑銘多其所撰。如趙忠敏公神道碑銘，（卷十）記趙氏接納南儒：

「……劉辰翁、鄧光荐、黎立武舍於學舍，諸生從授經訓業成者，復其家，士風由是浸盛。」

又云：

「宋平，公出囊中金，購書萬卷，輦至其家，以其副分遺順德懷孟許三郡學官，北方之士賴焉。」

此種傳揚文化之盛舉，亦當時漢軍諸家之佼佼也。又如元故鷹場總管趙侯碑銘，記鷹師在元代之地位，與其虐民之故（註三一），是又後人讀元史者所未及知。又趙伯成神道碑銘（卷十五），敘其平定閩亂之功，亦可藉以考知至元末年南方叛亂之情況。凡此皆有關考史之重要文獻也。

碑銘文章繁多不及翻述，其有關史學者要推三史質疑一文，（卷二五）於金史辨證宇文虛中實仕金，以慢忤權貴見殺，宋人褒崇，不免詐飾。又岳珂程史所記金使施宜生漏言之非是，皆有卓見。蓋蘇氏宿受表桷所知，清容於宋史之脩，曾貢所得，曾請蒐訪遺書，故蘇氏於此頗述清容之言如：

「袁公又言『天聖三朝正史』，多有謬誤，神哲徽欽四朝史多所避忌，立傳亦有燕類，所宜刊削。徽欽圍城受辱，北行遭幽，正史不書，當求野史書之。」

即其明證。此文後跋稱係寄質歐陽玄者，按之今修三史，文中所議，亦多未見施行，甚可惜已。蘇氏所學，實在掌故之淹通，其平生用力所收拾者，厥維文類，事略兩書。文類陳旅序稱其：

然所取者，必其有益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

事略歐陽玄序稱：

「稱凡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稿有足徵者。」

兩君皆同時作手，稱述如此，亦可以取信天下後世矣。蘇氏生於真定，為元初鉅儒講誦宴遊之地，故對真定人物文化之盛，紀述尤多，如志學齋記（卷四）所記元初以來真定人物之盛，即其一例，暇當另為元代真定文儒考」，擷取參證，此姑不贅。

（註卅一）元故鷹坊總管趙侯墓碑銘（卷十六）：「昔者國家草昧之初，南北未一，政教未洽，常因狩獵以講武功。故鷹師之職，貴幸隆寵。承平既久，猶恐武備寢弛；或者不究其意，馳騁豪縱因為姦制，民始不勝其困矣。」

（三） 文章之學

元代北方諸儒，惟靜脩劉氏，文章雋快，詩篇豪逸，得遺山規模。雖王秋澗（惲），亦近冗散。姚牧庵（燧）雖負古文大宗之名，而蹇澁生硬，絕少風調。魏青崖（初）腹笥空疏，筆力亦弱。元明善、盧摯集已難覓，傳留之文，亦尚不足以踵元劉。元初之文已如此，中葉以後，更不得不讓南來學士道園（虞），圭庵輩（歐陽）稱雄矣。蘇氏之文，長於序事，似寢饋於歐曾，詳贍密粟之外，特饒風神。提要稱其「詞華淹雅，根柢深厚……其波瀾意度，往往出入於歐蘇。」按之集中文章，可誦者甚多，記序與題跋兩類，尤妙有風骨。如志學齋記首段之文：

「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蓋周衰戰國，一時習俗所向，非人情之本然也。夫以中國風氣之高厚，朝廷政治之深淳，人生其間，鼓舞變化，又豈無所自乎。…（述真定人物之盛）是則百年以來公侯大夫之所表帥，父兄師友之所教養，衣冠人物相繼而作者，其盛矣乎！蓋非儀刑之正，不足以與其化；非見聞之富，不足以動其心；故居於家庭，則能愛親而敬長；行於閭里，則知尊老而慈幼。其流風善政，淑艾於後人者，既久而不衰也。」

氣勢駿發之中，自有一段溫厚和平之味，可謂出入韓歐。又如張文季墓碑銘，其人事迹無多，而文章風調之美，尤近歐曾，摘抄如次：

「張君諱綱，字文季，家居京師。以清修博雅聞於時。卒不仕，終其身。當大德間，民庶晏然，年穀豐衍，朝野中外，號稱治平。公卿大夫咸安其職；爲仕者或退藏於家，優遊文藝，樂以終日，而世亦高仰之。此其承平人物之美。後世不可及矣。」

以下鋪敘張君雍容文雅，與當時名流相從燕集之樂，文詞安雅，氣韻恬靜，非深有得於古文義法者，不能爲也。至題跋之文，每於追記軼聞之中，寄以跌宕之筆。如書林彥栗文彙後，慨嘆其有文而不遇，低徊感嘆處，雅似昌黎李觀墓志，與歐公江隣幾集序。其末段曰：

「嗚乎！天之生人也；與其才者，或奪其壽……然其文學已足暴白於後。彼富貴壽考，震耀一時者，未嘗無人；或其事業，不足以垂世，遂皆湮滅而無聞。若彥栗者，藉其詞章，亦自然不朽矣。」

又題馬公家藏宋名公尺牘後文，故家喬木之思，溢於言表，皆以豐神取勝者。蘇氏於學記之文，亦甚用力。如上都廟學碑陰記，常州路新修廟學記，涪溪書院記，鎮江路新修廟學記，其溫厚從容之態度，雅出曾鞏筠州，宜黃諸學記之蹊徑，與道園學古錄中舒城明倫堂記之文，或不相上下也。

蘇氏之詩，多作古體，當時或不甚傳，故其集不久即湮。顧選元詩二集庚卷收有滋溪詩，僅歌詞三首，四言一首，七言長律一首，五言長律一首，七律一首，樸拙甚少風致。儒生之詩，難稱作手。元末胡助純白齋類稿附錄上都雜興諸人和詩，有蘇氏五言古一首，乃作初唐調，亦非佳作。是則詩之不傳，固有由矣。茲錄「送同知任君玉西歸」七律一首，以見一斑。

「薇花曾見照青春，今日都門又送君，入蜀使迎新太守，渡瀘人識舊將軍。屬對何其拙耶？琴聲彈落巴山月，馬首披開劍關雲，見說西州民事簡，客來多誦長卿文。」

結 語

吾述蘇氏之生平與學術既竟，覺元代北方儒學，最大之特色，爲儒者多篤實鮮蹈空言，經義詞章之外，兼嫻用世之學；而天算律歷之技，尤擅一時。遺老如李敬齋之之算術，儒臣如郭守敬之水利，王恂之天文，即許魯齋經世之學，亦復橫絕一時。觀蘇氏所記齊履謙，蕭剡（註三二），之遺文軼事，皆經濟士也。故蘇氏平生，被服義理，而其學則以文獻網羅自表見，而居官則勤自樹立，治績彰於人口，此則與後來末流空疏心性之學，有不同矣。用摘集附錄祝蕃所題像贊之語以志景行：

「……量涵千古，心醉六經，宜其發而爲文，炳煥今昔，施於有政，黜黜隆平。當持節秉鈞之任，鑿鑿乎精實；居納言進講之責，懇懇乎忠誠。斯可肩儕韓范，而接武乎歐曾者矣。」

（註卅二）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左諭德蕭貞敏公墓誌銘：「公之學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並醫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邃三禮及易……」又「公深通六書……關中字學不差，亦因公發之也。」又「公讀書之暇，躬親農耕蠶桑。」

The Life and Scholarship of Su Tien-chueh in the Yuan Dynasty—A Critical Description

Sun, Ke-kuan

Ssu Tien-chüeh (蘇天爵) was a scholar in the late Yüan dynasty in northern China. His life and scholarship have been recorded in the chapter "Chin Hsiu Hsueh An" (靜修學案) of the *Sung Yuan Hsueh An* (宋元學案) by Huang Chung-shi (黃宗羲)

Because of the brief account of his life as given in this chapter, I have made a re-statement of the facts of his learning, his deeds and his poems. This re-statement I have based upon the *Yuan Shih* (元史), upon some of the anthologies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Yüan dynasty, and upon Ssu's own work, *Tzu Hsi Wen Kao* (滋溪文藁) in order to figure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ism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Yüan dynasty.

Ssu was born in 1294 at Chen Ting, Hopei, (河北真定) and died in 1352 at the age of 59. He was graduated from Ko Tzu Chien (Imperial Academy, 國子監) The highest civil service title which he was awarded was the Ch'an Cheng. (參政) of Chiang Cho (江浙) province. He studied under one of Liu In's (劉因) favorite disciples. Ssu's works include his *Yuan Wen Lei* (元文類), *Yuan Ch'ao Ming Chen Shih Lueh* (元朝名臣事略) and *Tzu Shi Wen Kao*. All three were recorded in the *Siu Ku Chuan Shu Chung Mu* (四庫全書總目) which was compiled in the Ching dynasty.

In short, he was a loyal minister, a thinker, and an historian.